

宋人小說彙編

一函
四冊

宋人小說類編卷三之一

婦女類

女以行稱

第五十一帙吹劍錄

以姬為稱

第六十八帙避暑錄話

花蕊夫人

第三十四帙鐵圍山叢談

綠衣女童

第三十七帙貴耳錄

賢女祠

第三十六帙話腴

節婦傳

第四十五帙蓼花洲閒錄

中興以來烈女

第二十二帙梁溪漫志

杜業陳覺如妻

第四十五帙蓼花洲閒錄

河東獅子

第六十一帙調詭篇

達奚盈盈

第三十二帙默記

宮人喬氏

第三十二帙默記

孟才人

第五十七帙劇談錄

羊侃姬妾

第九十九帙難肋

撰夫誌銘

第四十五帙蓼花洲閒錄

偏夫析居

第四十四帙虛谷閒鈔

宰相夫人

第三十帙閒燕常談

柳氏婢

第七十三帙懶真子錄

向蘇林愛妾

第三十六帙話腴

呂蒙周義僕

第二十九帙文會叢談

衾內妓鞋

第四十四帙虛谷閒鈔

榻前香燭

第三十九帙陶朱新語

宋人小說類編卷三之一

婦女類

女以行稱

女以行稱者。既醉詩曰。釐爾士女。注云。女有士行也。漢列女傳。搜次材行。晉烈女傳。載循六行。班姬女史箴。有婦行篇。古今志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狀。近有鄉人志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所據。

以姬為稱

此條句意似未明晰。今為引而伸之。

以姬為稱。是稱其姓。非稱其班也。姬者。周之姓也。故周王之女下嫁。謂之王姬。齊桓公有衛姬。鄭姬。密姬。皆周女也。魯之文姜。齊女也。鄭之武姜。申女也。戴嬀是陳女。定嬀是杞女。聲子是宋女。以及秦之懷嬴。楚之江芊。皆以姓為分別。息嬀。燕姑。又以其國別之。宋華子者。宋國華氏之女。又以其宗別之。自后夫人以至妾媵。皆有姬姓。非以姬為班也。左傳載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言夫人有姬姓。嬴姓者。非謂夫人是一人。姬又一人也。如所引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所幸姬戚夫人。唐姬等。自漢以後。乃以姬為妾媵之總稱。而婦人亦無復有姬姓者矣。

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小徐妃其女弟。及孟氏有蜀。傳至祖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皆隨入中國遭害死。

綠衣女童

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

賢女祠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以許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人。何顏登人門戶。投潭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焉。

節婦傳

余家故書有呂晉卿夏叔文集。載淮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為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即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為證。既溺。里人大呼救。求得其尸。已死。即號慟為之制服。如兄弟。厚為棺殮。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既歸。舉以付其母。為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尚少年。里人未娶。視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己必厚。遂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

指水泡為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為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出訴於官。鞫實其罪而行法。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何以生為。遂赴淮而死。

中興以來烈女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之。洪鴻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有聞。遇巨盜於江中。欲逼之。女義不受汙。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思。小曰勻奴。姓吳氏。兄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焦之甥徐伯遠傳其事。丁文簡公五世孫女。世為鄭州新鄭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山。虜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曰。我寧死耳。誓不辱於爾輩也。虜始亦不怒。但屢扶上馬。丁罵不已。乃忿然。遂瞑絕於槌下。又有陳氏女。其父壽隆。紹興初為湖北提刑。卒於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吳江。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數逼。女力拒之。大呼其嫂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白。無為賊辱。因躍入水。其屍浮數里不沒。賊怒。因撞以干。乃沒。女時年十四。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沒無傳者。何可勝數。是以表而出之。又陶朱新錄載夜斬烈婦一則。惜乎姓氏不傳也。

杜業陳覺妒妻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妒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常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

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緞賞之。又陳覺微時。為宋齊邱客。及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妒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邱選己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事三婢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幸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河東獅子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邱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凶妒。故東坡有詩云。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 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

達奚盈盈

達奚盈盈傳。晏元獻家有之。蓋唐人所撰也。盈盈者。天寶中貴人之妾。姿豔貫絕。一時會貴人者。病同官之子為牛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聞之。詔大索京師。無所不至。而莫見其跡。因問近往何處。其父言貴人病嘗往問之。詔且索貴人之室。盈盈謂牛牛曰。今勢不能自隱矣。出亦無甚害。牛牛懼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恐上問何往。但云所見人物如此。所見帶幕幃帳如此。所食物如此。勢不由己。決無患矣。既出。明皇大怒。問之對如

盈盈言上笑而不問。後數日。號國夫人入內。明皇戲謂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為人妾者。智術固可慮矣。又見天寶後。掖庭戚屬。莫不如此。固可以久安耶。此傳晏元獻手書。藏其甥楊文仲家。其間敘婦人姿色及情好。曲折甚詳。然大意若此也。

宮人喬氏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伏遇國主百日。謹舍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云云。喬氏書在經後。字整潔而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徐鉉集。南唐制誥有宮人喬氏出家誥。豈斯人耶。

孟才人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為比。一旦龍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女將何之。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殞。禁掖近臣。以小棺殯於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能舉。識者曰。得非候才人乎。於是輿櫬以殉。遂窆於端陵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為賦題。或為詩目。以為馬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祐有詩云。偶因清唱詠歌頻。選入宮中二十春。卻為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吊孟才人。

羊侃姬妾

羊侃姬妾列侍。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撰夫誌銘

熙寧末。洛中有人畊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君姓曹氏。名禮。字禮夫。世為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是耶。唯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鳳凰山之原。予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為哉。慰母之憂。

偁夫析居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愛。其季娶婦。未逾年。輒諷其夫使分異。夫怒曰。吾家同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耶。婦乃不復言。其仲每對親戚切齒。謂此婦必破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答。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我。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別舉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為仲所汙。縱君含恥能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戚乎。因泣不止。季怒。遂偁其兄析居。而孝友衰焉。

宰相夫人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進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參。以二婢掖侍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略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

柳氏婢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為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駟會議價。婢於牕隙偶見。回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乃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昔曾伏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韻如此。想見柳家家法清高。不為塵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聞之田亘直元邈。

向薌林愛妾

馬友犯長沙。薌林捍之。不敵而潰。道遇友別將。方舟而來。家人輩惶懼。知弗脫矣。賊指求薌林愛妾。妾聞命無懼色。自語賊曰。必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即盛飾以待。家人駭之。然猶謂其往可以紓難頃刻。肩輿至。即奮而登。既過河。望賊舟不甚相遠。妾忽語輿卒欲少止。羣卒乃弛轡。妾一躍入水。急援之。已絕矣。賊相顧不發。薌林亦悠然而去。既救其主。又全名節。雖死猶生。參昂亦光芒萬丈。

呂蒙周義僕

呂蒙周任江南幕職既受代與室家奴僕輩從泛舟而歸內一僕患病未得愈蒙周以船小暑毒妨於出處又慮相染心頗厭之因江行擠於中流僕者久熱被體忽得水涼兼善游泳雖困憊且甚強隨波上下相次至岸有漁叟憐之置於家占身席間聞兩岸喧然僕者力扶出望見蒙周之船傾倒波間篙楫莫制移時遂沈溺僕者雪涕嗟歎與漁父具聞官司官司俾為索焉不數日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而病僕已聞矣於是悉心致哀昇致其櫬而焚之辨析立標掩瘞乃踰越險阻白其親屬不懷擠江之怨焉夫趨走人事職為愚賤蒙周厭其卧疾致之死地是不仁也及茲傾沒僕當鼓舞而幸災乃不念舊惡力為主張掩瘞而告其族比世之名列章服而體曳紳組者外貌是人矣其中心未必如斯人也因婢妾而類及僕此與澠水燕談錄所載義僕張延嗣皆是臧獲中絕無僅有之人

衾內妓鞋

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妒范寵憚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私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妒戲取妓鞋密置范卧具中須臾務吏攜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是耶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

榻前香燭

學校嘗因齋熟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卧榻前。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耶。歔歔不已。少頃復寢。久不復起。視之真死矣。乃撤供設之物。竟不敢言其所以。其人豈非覺而見此。驚散神魂。遂不復還體也耶。事有不可知者。

經者固怨不欲生。妓鞋則速之死矣。寢者或魂已早散。香燭則致之死矣。連類書之以戒世之輕於為戲者。



宋人小說類編卷三之二

仙釋類

碧落觀仙篆 第十一帙洛中紀異錄

杓取月光 第三十四帙鐵圍山叢談

年銳溺金 第一百十帙括異志

藥籃中仙詩 第一百十帙括異志

遇仙與藥 第一百十帙括異志

茅山講經 第六十三帙仇池筆記

李若之布氣 第六十三帙仇池筆記

女仙 第六十三帙仇池筆記

華山毛女 第五十三帙投轄錄

木生紫花 第一百十帙括異志

佛學初行 第六十八帙避暑錄話

招提 第七十九帙西溪叢話

開肘為一弓 第九十六帙桃源手聽

釋字何靈 第三十四帙鐵圍山叢談

大士見於大內 第三十四帙鐵圍山叢談

長生庫 第八十九帙老學庵筆記

天堂地獄 第五十一帙吹劍錄

胡僧咒人 第一百十帙括異志

圓覺經語 第四十一帙東臯雜錄

目連救母 第五十一帙吹劍錄

宋人小說類編卷三之二

仙釋類

碧落觀仙象

絳州碧落觀有天尊像光燄灼高丈餘。上有文云。神仙所篆。莫之測也。先君云。唐龍翔中。刺史李諶為母氏天妃追薦所造也。先有黃冠云。李史君即高宗大帝之子。其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士謁李史君云。聞君欲篆刻其文。我二人即天下之名篆也。請為史君成之。乃於懷中出一軸。未書陰符經。殆非人功也。史君尤異之。復令殿內四面封閉。不得令人窺視。只我二人在中。候三日即畢矣。史君從之。二道士挈二小囊入。餘無所覩。至三日。史君命開之。只見白鶴一隻自門飛出。及視文篆已畢。只一及字有一畫不成而已。史君與道士眾益神之。後李陽冰於此學篆。凡十二年。終不得妙。捨之而去。至今為天下之絕矣。

杓取月光

桂林韓生有道術。人初不知也。一日有同行者數人俱止郊外僧寺。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眾共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眾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耳。眾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敞杓如故。眾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治辦餼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上坐墨黑。不辨眉目矣。眾大悶。一客忽念。

前夕事戲踞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為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克發我意即走從舟中取簋杓而一揮則白光燦焉見於梁棟間如是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色澈灩秋毫皆覩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又酌取而收之簋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乃異人也

辛銳溺金

韋思元求鍊金術一日有居士辛銳來謁病癰潰血且甚韋方會客居士遂溺於筵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忽不見視其溺乃紫金液光彩燦然客有解者曰辛屬金兌西方屬金銳其金精乎

藥籃中仙詩

三山曾先生陟嘗館於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青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稱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翦紙為馬令合眼上馬以水噴之其疾如風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更易新衣陟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寤乃身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惟留一藥籃中有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鬃綠耳步相隨佳人未許輕分別不是仙翁豈得知

遇仙與藥